

赵登云接到老友谢志高从省城打来的电话,说是后天要来他家拜访,在他家里住几天,散散心,叙叙旧。

上世纪后期,赵登云和谢志高一起参加我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,上了京城一所知名大学考古系,同窗五年,毕业后又同时被分配到市博物馆。因赵登云生日比谢志高大两个月,彼此以兄弟相称。九十年代,谢志高调到省考古研究所,老赵回到J县任博物馆长,两人虽然不常见面,但彼此心里装着对方,过不了几天就会互相打手机问候候。

这天下午,赵登云如约到县城长途汽车站,接上省城来的谢志高。

赵登云家座落在县城老城区,是座清朝遗留的小四合院,院北空地上长着一株盛开着绒花的合欢树,焕发着生命的光彩;院西面房屋被拆除,房基上被辟成小菜园,周围扎着细竹杆编就的菱形篱笆,篱笆内长满青翠的菜蔬,为古香古色的老院平添了几分生机。

作为有着几十载情谊的同窗至交,谢志高当然知晓赵登云家有位年过八十多岁的老母亲,特意拐到超市买了一份丰厚的营养品。

一进四合院,老赵就看见北面正屋门前石头台阶上,站着一位满脸皱纹、面带慈祥的老妪,旁边站着一位戴金丝眼镜很有气质的妇人。不等对方介绍,谢志高屈腰快步走上去,恭敬地把礼品献到老妪面前说:“伯母,我是登云的同学志高,今天特意来拜访您。”

赵登云母亲脸上盛开着一朵菊花,接过礼品,又顺手把礼品交给儿子,摇着客人的手说:“志高,登云经常念叨你,说你要来家里坐坐,今天总算把你盼来了。”

“嬷,看把你高兴的,赶紧让志高进屋。”当地人唤妈为嬷。

赵登云母亲听到儿子提醒,拉着谢志高的手走进堂屋,把客人让到老式圈椅上坐下,说:“志高,你看哦老糊涂了,光顾跟你说话,怠慢了你,你不会怪我吧。”当地土话称我为哦,发音差不多,外地的人也能听懂。



谢志高握住老人的手,恭敬地问:“伯母,早就听登云说您老身体特好,今天一见果真如此,真是我们晚辈的福分。”

“嬷,志高坐了几个钟头的车,肯定渴了,还不给他倒水?”赵登云的腔调比平时高出许多,像教师给学生下命令。

“好,好。”对儿子近乎命令的口气,老人家像学生遵循教师那样,迈开略显罗圈的腿,走到依偎在左墙角的老式条几上,右手拎起一把暗紫色的宜兴壶,左拇指扣住茶杯的壶把,来到谢志高面前,先放下茶杯,熟练地掂起茶壶往茶杯里倒茶,谢志高见长辈为自己倒茶,慌忙站起来,对老人家说:“伯母,哪有长辈给晚辈倒茶的道理,使不得,使不得。”欲接过赵登云妈手里的茶壶自斟。

老人家见谢志高抢自己手里的茶壶,连忙把端茶壶的手挪到一边,对谢志高说:“你是远道而来的客人,咋敢劳你的驾?哦能行,甬跟我争。”

坐在八仙桌对面看着老妈给谢志高倒水的赵登云,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得意。谢志高见状,心里生出一丝愠怪:平时你很讲究礼数的,咋能这样使唤老人呢?

给谢志高倒好水,老人对谢志高说:“志高,你头一回来哦家,也没啥好东西招待你,就在家吃顿便饭吧,你跟登云和梅英好好说会话,哦准备去。”说完,咚咚咚地走出堂

屋。梅英从里屋搬出一把椅子,坐在丈夫旁边,想跟丈夫一道和谢志高拉拉家常。

谢志高是个不会拐弯的直筒子脾气,适才就对赵登云把老妈当佣人使唤有看法,这会儿又见许梅英心安理得地让年迈的婆婆下厨,自己却连看都不看一眼,觉得赵登云夫妻太不是东西了。想到这里,谢志高一下子失去与东道主交流友情的兴趣,板着脸说:“下午还有一趟回省城的公交,我坐它回去,麻烦不起你们。”

赵登云一看老同学的脸由晴转阴,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,略一沉思反问:“你在手机里说要在我家待几天,刚来家屁股还没坐热,就变卦要回去,也太不地道了吧。”

谢志高呼地跳上圈椅站起来,走到赵登云跟前,铁青着脸,指着对方数落:“登云,咱俩关系用不着拐弯,平时你在外待人温和尔雅,说起来一套一套的,还给县里敬老院捐过几次钱。你在家就这样对待老人,用命令的口气和老人说话,让老人下厨吗?我都为你臊得慌!”由于激动,谢志高的话语像机关枪,一梭梭地从胸腔中喷射到赵登云脸上。

“老弟,不要激动,你听我解释。”赵登云平静地笑了笑,把对方按回圈椅,“我喝了那么多年墨水,还不晓得行孝道是做人的底线?十几年前,我和梅英把老人从村里老家

接到城里。心想,老人辛辛苦苦一辈子,把儿女养大成人,现在老人年纪大了,咱们这些做儿女的一定要孝敬她,让她吃好穿好享尽清福。抱着这样的想法,我俩一日三餐变着花样,把饮食端到炕头的小方桌上,就差把饭喂到老人嘴里了。梅英特意到超市从头到脚,单的棉的买了好几身,算是孝到家了吧?可未出三个月,老太太却饭量锐减,面黄肌瘦,头晕得连路都走不成。无奈,我找到一位老中医,对方望闻问切了一通,说老人抑郁过度,气血淤滞。我问咋治?老中医说,要想让老人健康长寿,就让老人多活动。”

王梅英接过丈夫的话茬,向谢志高介绍:“为让老太太动起来,我俩想出了个歪点子。第二天清晨,我俩起床后故意蹲在屋里不出来,爬在门缝上,看见老太太从堂屋里走出来,进了厨房,咣咣当当忙活了一会,做好饭,走到我们住的东屋门前,轻轻地敲了几下。我俩这才出了门,走进厨房,看到桌子上摆着几样小菜,几碗稠米汤和一大盘热气腾腾的馒头。我故意大吃一惊说‘嬷,您做的都是我爱吃的,在街上花多少钱也买不来。’老人听到夸赞,脸上洋溢出从来未有过的亮光,说‘你俩想吃家常饭,往后哦天天做。’从此,老人除做一日三餐,还把荒芜多年的西屋基开辟成小菜园,家里来客人,她主动倒茶递烟,一天到晚忙个不停。半年多后,我和登云把老人带到县医院一检查,一切正常。受此启示,我们把做饭、种菜、接待客人等家务全都让老人干,让老人从中身体得到锻炼,内心得以满足,价值得以体现。”

“梅英,饭好了。”屋外响起老太太的嗓门。女主人应了一声出去,很快端上几个家常菜和一大盘汤饺。男主人在堂屋中间支起一张圆桌,搬来四把凳子,请老人在正位就坐。坐在左边的谢志高首先站起来,举起酒杯,对老人说:“伯娘,晚辈敬您一杯,有登云、梅英如此孝敬,您一定会长命百岁!”

老太太与谢志高碰了一下杯,咥了一小口,问:“志高,听登云说你要住几天,伯娘我天天给你做好吃的。”

“那敢情好,让我好好沾沾您的福气。”谢志高又自斟一杯酒,一饮而尽。

·散文·



素闻里册峪群山披翠,碧水环绕,路转峰回,旖旎的自然风光,绝佳的生态环境,引得无数游客流连忘返。

里册峪位于绛县城东8公里处的卫庄镇境内,峪内有一座库容量达600多万立方米的绛县第一大水库,河水发源于中条山西北麓支脉中的东、西桑池及黑龙潭。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《毛诗谱》中记载,燹父因“尧墟南有晋水”,改唐为晋。里册峪河就是“尧墟南”晋水的径流之一。

初秋的一个周末,我和渔友驱车前往里册峪。早8点多钟来到峪口,清凉湿润的空气中氤氲着淡淡的草木气息扑鼻而来,顿觉神清气爽。抬眼望去,景象果然不同,峰峦叠嶂,连绵不绝,满目青绿之间一条幽深的山谷拥捧着一条小河向南蜿蜒伸去,让人心驰神往。

我们沿着河边的水泥路前行。车窗外,一簇簇野山花一闪而过,随风飘来的幽香沁入肺腑。满山青翠松柏、葱绿灌木间已有零星红叶,各种颜色将山的肌肤包裹得严

严实实,呈现出层层叠叠色彩各异的景致,有的像驼峰,有的像兽脊,有的像绿柱探云霄。远山,隐隐约约缭绕于薄薄的烟雾之中,宛若一幅淡墨泼洒的绝美画卷,遥挂在蔚蓝的天边。“万木青翠染峰峦,几朵白云卧山巅。”似与桂林佳景媲美。

临近水库有一碑亭,亭柱楹联镌刻着:“春雷一声大坝立,农田百顷绿波翻。”碑文记载,里册峪水库修建于上世纪70年代初。从字里行间可以读出,当年绛县人民移山治水的声势和对美好前景的向往。

转过“之”字上坡弯道,车驶上了拦河大坝。只见碧水荡漾,波光粼粼的绿水犹如巨龙伏卧在两山之间,这就是里册峪水库。山揽着水,水恋着山,结成一对形影相随的伴侣,缠绵交织,与岸边密密层层青枝绿叶交相辉映。置身于山环水绕的碧绿世界里,竟分不清是树染绿了水,还是水映绿了山,仿佛走进了天然的山水画廊。

大坝东侧有石门,是通往后山的必经之路。门垛上对联和横批“炮声撼山岳,愚

公巧移山”“人定胜天”,形象地展现了当地民众在拦河筑坝时撼天动地的豪迈。那个年代,人们用勤劳和智慧战天斗地的场景,引人想象,意味不尽。

车驶过石门,顺着蛇形山路迤逦前行,时而下坡驶入弯道绿荫里,时而爬上陡坡擦崖而过,既惊怵又兴奋。看着车窗外忽隐忽现的粼粼清波,如临神话传说中的胜景瑶池。记不清转过了多少个弯道,终于找到一块停车的空地。我们各自带上简约钓具,沿着羊肠小道缓缓而下。清幽的山道两旁有黄栌、牛耳朵火草、扁担杆、葎叶蛇葡萄、阔叶牛蒡草,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山花和树木,花木间清脆的鸟鸣声不绝于耳。看到了久违的喜鹊,有渔友情不自禁地大声喊道:“喜鹊叫,好运到!”瞬间,喜鹊们像是听懂了人语,不约而同登上高高的枝桠,喳喳喳……喳喳喳地唱起了迎宾歌。

再往前走,密林遮住了阳光,湿润清凉的气息随之蔓延开来。因为不久前下过雨,弯弯曲曲的林间小径有些湿滑,我们手牵手,小心奕奕地顺势而下。大约走了半小时,脚下的路开始变得平缓,隐约听到潺潺的流水声。我疾步向前穿出密林,视野豁然开朗。这里峰高谷深、水清石秀,松柏扎根于峭壁之中,万绿丛中点缀着或红或黄的秋叶,把一座座山崖打扮得多姿多彩。谷底的水更加清澈深邃,清风轻拂,微波似有若无。绿树红花清水,高山翠屏白云,自然之美,赏心悦目,令人心生无限情趣,直觉得“里册美景赏不尽,他处风光尚难及。”

我们来到水边,一身的疲惫顿时消失,迅速选择钓位、架竿、抛饵、坐等收获。偷得闲游踏河湄,风挟幽香徐徐来。分分秒秒伴着河水流逝,水面上浮漂却纹丝不动。于是,调整钓位、更换钓饵。两个多小时过去

了,还是看不到有鱼上钩的迹象。收竿时,有位渔友自我解嘲说:“钓鱼在渔而不在鱼。”大家面面相觑,一阵苦笑。

不远处,有一块凸出地面的岩石,石面虽不平整,倒还算是宽敞、干净。我们围坐下来小憩,补充水分和食物。因河道两侧是悬崖峭壁,游人无法前行,只能原路返回到停车地点,稍事休整,直奔后山河谷。

上游河谷依然幽深,地势渐趋平缓,河谷略见开阔,清粼粼的溪水涓涓而流,清澈见底。游人如织,有的在静静享受新鲜空气放飞心情,有的在不停地摆姿造型拍照留念,有的在河的对岸感受天人合一的超然洒脱。

浅滩上三五成群捉蟹嬉戏的游人,激起我们下河尝试捉蟹的兴趣。水中石头鳞次栉比,却不知道哪块下面藏着螃蟹。大家饶有兴致地掀动石块,迅速把手伸到水下去摸,希望得到惊喜。我很小心地踩上一块浮出水面的石头,用力踏了踏,站稳后,再跳到另一块石头上,不料想脚下一滑,惊叫中摇摇晃晃跌进水里,惹得过往游人捧腹大笑。

不知不觉,晚霞染红了西面的天空。原以为绮丽风光在深山尽头,没想到途中胜景无数,引人驻足。暮色悄悄降临,挂在天边的一抹橘霞在渐渐消失,我们意犹未尽地踏上归途。我忍不住回头,望着车窗外远去的山水,蓦然心生不舍之情,遂信笔涂鸦游感一首:

径似长龙盘涧壑,峰如翠柱向天擎。
风清谷邃芳香溢,林茂花丰百鸟鸣。
无迹流云浮叠岭,有心钓客聚渚坪。
忽知日落红霞尽,隐见游人薄暮行。

